

国外学者评议当代西方经济学

胡代光

一、经济学并非等同于自然科学

当前,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最本质的特点使其不能成为象物理学或天文学那样的‘真科学’”。^①即使就整体而言,经济学并未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因为它不是超政治的、或超阶级性的科学,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诚如著名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所说:“经济学是一门渊博的学科,人们总是喜欢说是一门科学。但是由于它的题材,它是与政策、政治和意识形态密切联系的。这是双向的关系。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哈佛大学告诉我们当时那些研究生的那样的,经济学是出于对现实世界的关心并出于对意识形态的热忱和挑战而得到其活力和启发,否则它就会是干巴巴的无效果的研究”。^②

历史经验已证明,1776年产生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是由于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反对重商主义的结果。同样地,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也是由于对拿破仑战争的筹款、英国制造商与地主贵族之间的

自由贸易争论等实际问题而引起的。正统经济学对解释和医治本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已无能为力,这样就导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经济学的革命。因为从古典学派亚当·斯密到新古典学派马歇尔以来,他们的理论核心都是根据纯粹的逻辑推理,断言“市场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依靠市场就能形成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然而,这种观念已被事实所否定了。现在,“经济学家们业已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证明,市场可能出现并带来灾难性后果,其中包括提供不安全的产品、收入分配不合理、环境污染、甚至经济本身的崩溃”。^③所以,国外学者对他们的经济学是否为“真科学”,象自然科学那样,正提出各种疑问并进行论辩,可是,国内有些人却奇怪地力图淡化政治和淡化意识形态,视西方经济学整体属于超阶级性的而照抄照搬,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并给予正确引导的。我很赞同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

已证明为谬误者，即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④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强调和数学的应用问题

西方许多学者正认为：“正象反对生物学中的创世说对科学家来说是必要的一样，反对把经济学现在的构成错误地称为科学，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⑤须知，经济学是作为一种社会系统而存在的，任何经济活动和变化，任何经济问题的出现，都不能不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科学、心理、制度这七大要素，它们的变化对经济活动是起着重要影响或作用的，因此，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需要联系这七大因素来进行。

然而，现在流行的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却强调“理性经济人”，忽略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唯一地决定于经济考虑，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的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另外，西方不少经济学家还指出，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是一个极好的仆人，而却是一个不好的主人。数学使我们摆脱纯粹经验主义，但迫使我们成为无知。这既是数学的力量，又是它的危险。这个危险就是，我们将成为那么迷恋数学模型，以致我们认为世界实际上跟数学模型一样，可以说是“无人”世界，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研究价格和商品的运动。^⑥要知道，数学毕竟是一门纯粹的逻辑科学。它是以一套初始公理（假设）开始而运用逻辑法则来推出结论。如果初始假设是错误的，那么，无论在假设和答案之间利用了多少数学和多复杂的数学，其

结论或答案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所以，我们需警惕，在经济研究中不能滥用、误用数学。投入产出的首创者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说得好，“专业经济学杂志连篇累牍充满着数学公式，它引导读者从多少似乎有理的、但完全是任意的各种假设中看到精确表述的、但毫无实质性的结论”。^⑦

1984年，里昂惕夫在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再次指出：在西方，“现在经济学家应用数理统计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他们不是根据资料研究实际问题，而是根据假设进行研究。我提出投入产出分析，是为了开展经验研究，把项目分得很细，收集许多资料，解决实际问题。投入产出需要数学，但不是为数学而数学。”他提醒我们注意：现在西方经济学许多杂志被数学文章所充斥，这些文章刊用了许多假设而缺乏必要的资料。你们千万不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要有自己的选择。^⑧里昂惕夫讲的这番话，确实对我们是富有启发的。

三、西方传统经济学未能解释和解决的问题

以上所说的只是限于西方经济学界通常评论传统经济学所存在缺陷的两大方面。现在，西方许多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传统经济学面临现实世界如下重大问题，既未能作出切实有力的解释，也未能提出妥善解决的对策。

(1) 当前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进步和创新，以及组织和企业的存在方式也正在发生剧烈变革。据说，20世纪是股份公司、特别是大型股份公司的时代，但这类大型股份公司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在日本，在20世纪末期已是“绝症缠身”。这样的变革对于产业制度的结构及其功能的发挥将产生何种影响？在21世纪，人类将广泛地寻求何种新

型企业模式或新型企业制度？

(2) 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中所显现的信息化，将如何带来劳动工作性质的根本转变，怎样影响对劳动力的需要和要求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如何创造出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保障实际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提高？

(3)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产业界和劳动界现今已形成庞大的组织力量，而且有些组织还具有国际性，因此，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上，甚至在世界经济的演变和发展中，将各自扮演何种角色？此外，国家政府也应如何参与，并起重要作用，以确保资源短期和长期的有效利用和由生产所得出收入的公平分配？

(4) 长期经济增长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已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损害，生态平衡面临很大威胁，社会成本日益加大。须知，生态平衡不能指望完全依靠市场，它必须受到国家的监督和保护。从人类的生存、发展看，我们必须坚持生态原则高于市场原则的立场。所以，在加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容忽视如何处理好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两项重大问题。

(5) 现在世界各国经济已由传统上封闭经济体系走上开放经济体系，经济形成国际化，包括密不可分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相互促进关系。经济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最主要内容之一。于是，如何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保护民族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好贸易上的自由与公平的结合问题？简言之，即世界各国间彼此在经济政策上如何相互协调和避免冲撞已是国际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6) 现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正存在一个庞大的投机泡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阿莱(Maurice Allais)曾不断地把近来世界金融体系发展趋势说成是“发疯”。他警告说，世界经济已成为“赌场”，在这个

赌场中，每日金融交易与实物产品贸易有关系的不超过2%。据估计，现在国际外汇交易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值的60倍，每天约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其中大多是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无关。因此，不少学者已预告：“大量的纯粹、虚拟的金融资产（包括许多‘金融衍生工具’）近年来无控制地增长，结合整个世界的真正物质生产的停滞和下降，已经造成近世纪全球性金融崩溃的条件”。可见，世界经济面临这一“金融癌症”，正是急需诊断治疗的。^⑨

(7) 当今世界各国中，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的差距愈益增大。面临这种背景，应如何缩小其差距？原意为“经邦济世”的经济学怎能不认真研究而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呢？！

以上所列举的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应成为急需加以研究的重要论题，所以经济学必须改造方向。^⑩

注释：

①③⑤〔美〕阿尔弗雷德·S·艾纳德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10、7页。

②《哈佛大学校友会通讯》，1990年英文版，第5页。

④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经济学动态》1995年第11期，第6页。

⑥参见惠尔赖特：《激进政治经济学论文集》，1974年英文版，第6页。

⑦〔美〕《科学杂志》1982年7月号，第104页。

⑧见《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译丛》1984年第2、3期。

⑨参见〔德〕乔纳丹·泰纳鲍姆：《金融癌症：世界金融和经济秩序总危机》，《经济体制比较》1996年第1期，第40~44页。

⑩参见施建生：《论经济学改造的方向》，〔台湾〕《台湾经济研究月刊》1995年4月号，第6~8页。

（责任编辑 王冰）